

表演藝術典藏新實踐

表演藝術 典藏的秘密

從「收起來」到「被看到」

不同於繪畫與雕塑，表演藝術是當下的藝術，難以復刻、留存，如何對其典藏一直是難點所在。早前，第34屆「國際表演藝術圖書館、博物館與資料館協會」(SIBMAS)國際研討會首次於香港舉行，來自英國國家劇院檔案室的Erin Lee，與日本坪內紀念演劇博物館前館長岡室美奈子向記者分享了各自的理念。記錄表演藝術，可以從創作的初期便開始；而其所記錄的元素，可以如「甜甜圈」般豐富飽滿。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受訪者提供



◆英國國家劇院檔案室主管 Erin Lee 記者尉瑋 攝



▲英國國家劇院檔案室一角。 攝影：James Bellorini



▲編劇 Beth Steel 工作牆的一角。 英國國家劇院提供



因為NT Live的全球風靡，觀眾對英國國家劇院的認識日益加深。除了作品多元豐富，其坐落於Old Vic Theatre旁的檔案室亦是全英國最大的戲劇檔案室之一，成為不少戲劇愛好者的朝聖之地。現任英國國家劇院檔案室主管的Erin Lee對記者說，隨着時代的發展，檔案室的角色也在不斷變化，其宗旨並非着重收藏，而是在作品的創作過程中發揮出更為關鍵的角色。「不是只將東西存入檔案，然後不再拿出來看；我們越來越着重於檔案室如何為劇院工作人員提供支持，例如提供相片及內容，用於宣傳、社交媒體及市場推廣。又比如從技術層面來說，我們保存了許多關於劇院本身的建設資料，這些對工作人員來說都非常有用。而最後，檔案室的館藏同樣也能激發新作品的創作。」

Erin介紹道，英國國家劇院的檔案室館藏大概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其中在「文化館藏」部分，你可以找到關於演出的所有資料。這裏面收藏了自1963年起所有演出的詳細材料，包括海報、舞台記錄、服裝設計、創作人訪問等等。所有NT Live的影像資料亦被囊括其中。這些材料對公眾開放，你只需要在網上平台檢索、預約，就能到檔案室查看。對研究者及愛好者來說，簡直是巨大的寶藏。

從創作早期開始記錄

此次造訪香港，Erin以《直到星光降臨》(2024)一劇的典藏實踐為例，分享了主動歸檔策略。館藏這一動作可以貫穿一個作品從創作到最終呈現的全過程，記錄與創作動態相融。

如何典藏表演藝術？Erin形容如同不斷搜集圍繞作品與創作的碎片，其過程充滿挑戰。「首先我們要明確，我們的館藏旨在呈現作品與製作，那麼，誰來決定搜集什麼？如何搜集？最終要呈現什麼？怎麼呈現？」在她看來，大部分對表演藝術的記錄都會從採排開始，然而在演出進入到採排階段之前，大概有2至4年的時間，這是創作的準備期，這一時期也應該被記錄下來。「那些準備的工作坊，創作的分享與討論……創作的每個決定是如何被做出來的？嘗試了些什麼？哪些成功了，哪些失敗了？這些對創作的成形同樣有重要的意義。」

展現所有人的投入

在這個記錄過程中，如何體現參與其中的所有人的投入同樣重要。「經常出現的情況是，參與工作坊的演員與創作人員未必會出現在最終的演出中，但他們的參與，他們的知識與創意，對作品的走向帶來很大影響。雖然他們最終沒有出現在作品中，但我們的館藏資料如何確保他們的貢獻也被記錄？這是我一直在思索的。」

一齣接地氣的《後宮誘逃》

◆文：蕭威廉

最近看了香港歌劇院製作的、由本地新生代歌唱家演出的《後宮誘逃》，因為是半舞台形式，加上這齣喜歌劇與他的諸部傑作相比，一向只能算是二線上的作品，所以本沒有抱着太大的期望。不料這回越看越是喜出望外，隨着劇情推展，戲味愈濃笑料迭現，竟至與場下的觀眾一齊發出轟然爆笑。

我之前曾在維也納Staatoper和慕尼黑的拜因州國立歌劇院看過此劇，儘管演出者包括Gruberova此等巨星，但德奧式的嚴謹和不苟言笑恰恰是莫扎特興之所至嘻笑怒罵的反面（為何莫扎特一生毫無功名，且死後埋於亂葬崗，連墓碑都沒留下一個？概其性格不見容於當時的德語民族），因而未能盡顯其妙。而這次的觀賞大呼過癮，一是得益於演唱者們的青春正茂與莫扎特信手拈來就神采飛揚的樂思相合；二是得益於導演敢於放下身段接地氣的實驗手法，再加一些周星

馳式無厘頭元素的粵語點綴，如是莫扎特那貪玩的幽靈忽然駕到，演出中觀眾嘻哈絕倒，我卻悄悄抹了眼淚，為這難得的一次相會。

序曲起時，我已猛然打了個激靈。這才留意台上的指揮叫Michael Kohler，是德國萊比錫交響樂團的首席指揮兼藝術總監，難怪香港歌劇院的年輕樂團能奏出這般充滿火花的莫扎特音樂！

所謂的半舞台形式，就是樂隊在台上，而台前有點簡單道具，演員們則穿了戲服化妝演戲。劇情大抵是，康斯坦斯小姐和她的兩個隨從被海盜賣給土耳其Pasha的府中為奴僕，她的未婚夫貝爾蒙特前來營救卻失手被擒。Pasha和貝家竟還是世仇！眾人以為要面臨極刑時，不料Pasha以德報怨，仁慈地放四人回家，成全了兩對鴛鴦。

這樣簡單的喜劇梗概，如果落在其他作曲家手裏，頂多可以演變成一齣漫畫式鬧劇，但莫扎特卻能譜寫出至死不渝的愛情頌曲。首演後十幾

天，他就迎娶了自己的新娘，新娘的名字正是Konstanze。

第一幕第一場，男主角貝爾蒙特登場，他徘徊在Pasha府邸的門口，唱了一首深情的歌，希望可以尋回自己的未婚妻康斯坦斯。男高音顏嘉樂的表現，是蓄勢待發的穩重，其歌聲比較內在，誠摯有餘華麗不足，細聽雖有一絲德語演唱的甘甜，但總體上仍需精進，才能達到演唱莫扎特作品的質量。一般而言，華麗、高貴、金玉之聲，只是一些用來形容莫扎特作品的表面用詞，雖然這些都符合從Rococo走過的莫扎特，但更重要的是傳達其綿綿情義的心聲。

飾演奧斯敏的康景瑞是這個卡士中的老戲骨了，他的滑稽和誇張，運用得輕巧而又極端，成為全劇笑聲的制高點。

兩個女高音中，飾演Konstanze的林穎穎，扮相曼妙可人，她在舞台上的形體表現每每都起到領導劇情推展的作用，一顰一笑一個眼神都和音樂絲絲相扣。另一個是女僕布隆黛的演唱者陶悅靜，哈，這個小妮子生動鬼馬，有她在就無冷

想像「甜甜圈」重現「不在場」的表演

來自日本的岡室美奈子於2013年至2023年間擔任早稻田大學坪內紀念演劇博物館館長。這座建立於1928年的博物館乃是為了紀念日本劇作家坪內逍遙而建，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戲劇博物館，擁有涵蓋世界戲劇史範圍內的豐富藏品。

館藏注重學術及資料性，普通觀眾難免卻步，「如果連學生都不來欣賞，那怎麼行？」於是在擔任博物館館長期間，岡室美奈子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也以創新視角策劃了一系列展覽，例如《塞繆爾·貝克特：不察覺地半掩的門》(Samuel Beckett: The Door is Imperceptibly Ajar)、《啊，新宿：城市奇觀》(Ah, Shinjuku: The City as Spectacle)、《內/外：視覺文化和LGBTQ+》(Inside/Out: Visual Culture and LGBTQ+)和《疫裏失迷：漂泊的劇場，表達的新視野》(Lost in Pandemic: Theatre Adrift, Expression's New Horizon)等。她尤其重視互動元素的融入，希望吸引年輕人進入戲劇的世界。除此之外，岡室美奈子亦積極推行館藏的數碼化，讓博物館中的古老藏品能接觸到更多的觀眾。

如何典藏表演藝術？岡室美奈子向記者分享了獨特的館藏理念——「甜甜圈」。她解釋道，甜甜圈中心的洞猶如落幕後便流逝掉的演出，周圍一圈豐富飽滿的麵包則代表着與演出創作相關的各種材料。「對甜甜圈來說，肉的部分越厚越好。」她說，圍繞演出有許多素材和材料，劇本、美術設計圖、服裝、舞台相片、宣傳物料、劇評，甚至是網上各個平台的大眾評語等，都可以盡量搜集，這些材料會幫助我們想像演出的樣子。「這些『甜甜圈』不只是為了記錄過去，也是為了未來。每個作品的背景中儲存了許多的元素，有些甚至是容易被歷史記錄所忽略的，例如當時人類生活的細節，他們的情感等等。把這些收集記錄下來，到再次要把演出作品呈現的時候，會是很有用的記錄。」

表演藝術館藏亦是某種時代記錄。岡室美奈子及其團隊在疫情期間就展開了「疫裏失迷」(Lost in Pandemic)計劃，收集被取消或延期的演出的海報、劇本等資料，並將其數碼化保存下來。「哪怕是被取消了的公演，也不應該被遺忘。」她說，館藏這一段「失去的時光」，除了記錄作品，也同時記錄下疫情對劇場創作的影響，以及對每個人的思維、情感所帶來的衝擊。

疫情期間，坪內紀念演劇博物館還推出了日本數碼戲劇檔案館，在這個日本文化所支持的項目中，檔案館館藏劇團的演出影片，亦透過網站向公眾提供舞台表演的影片片段及訊息。岡室美奈子說，此舉讓公眾哪怕在劇院關停時仍能接觸劇場作品，也幫助劇團



◆岡室美奈子在香港舉辦的SIBMAS國際研討會2024上演講。 攝影：廖嘉霖



▲數碼化後的3D能劇面具。 岡室美奈子提供



◆坪內紀念演劇博物館 岡室美奈子提供



◆《後宮誘逃》劇照 香港歌劇院提供

場。如果說Konstanze的唱段對林穎穎是難度稍大的，那陶悅靜的布隆黛則牙尖嘴利像個小辣椒，令人忍俊不能。

當然不能忘記的還有另一男僕佩德裏奧，扮演者曾鈺棋也令全劇生色不少。但問題是他的唱法，明顯太用嗓子了！

莫扎特的這部歌唱劇(Singspiel)，用德語唱，用英語道白，再加幾句粵語插科打諢，十分成功添加了本港特色。但是在唱功上，希望本地的歌唱家們也不斷提高！